

閩都別記

第壹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閩都別記

第一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

閩
都
別
記

第一集

福州萬國出版社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一目錄

里人何求纂

第一回

周太太幻入雙峰夢

僧懶安豫知三世緣

第二回

刺史無謀吳鼎掣春

瑞子有託周村待巢

第三回

佛寺戒賜走人來

山巖開洞藏嬌娘

第四回

榴花洞佳人教才子

烏石山隱士脫賊軍

第五回

情慕情教郎言救女

龍傳龍子父轉三聖兒

第六回

吳貴娘遇奇緣考科夫字

罵黃巢噴白色保金福城

第七回

龍象一拜英雄皆服

學校初開文獻大興

第八回

周啟文獻開閩圖識

王節度發造城庫殿

第九回

周丞造念舊提匠作

醉頭陀插樹保羅城

第十回

周正領白銀變化

吳安人解局騙機閩

第十一回

北山神送銀借正正

七女鬼五浪戲樓生

第十二回

懸空色書生遭鬼厄

正浮屠仙道召雷轟

第十三回

謝仙功正正訪長老

洩願恨情妖獻本真

閩都別記雙峰夢卷之一

里人何求纂

第一回 周太朴幻入雙峰夢 僧懶安歎和三世緣

蓋閩都東南濱海西北聯山重關內阻星溪交流三峯鼎峙於域中二絕高標於城外襟江帶湖沃野千里南連江廣北跨潯台東通吳越萬里重山環繞地沃山強誠天下之勝也三峯乃越山九仙山烏石山早年城門官小三山在本城外及五代至明經六次修理愈廣三山始圍於城裏茲先說早年烏石山地僻人稀山麓有一處士姓周名朴字太朴原籍江淮當時唐僖宗在位閩官專權擅行廢立小人在朝君子在野周朴不仕隱於閩省原配鄭氏早亡只遺一子名啟文字玉章年方二九氣宇不凡依父讀書不離左右周處士一生原諱佛老惟烏石山上有雙峯寺之住持僧懶安相好為方外交時常往來所談皆三墳五典如陶靖節之於遠公韓昌黎之於魯顓臾安雖無降伏之法誠有覺悟之明時暮春晴霽周處士帶子啟文閒遊先至天王峙南澗寺(即今上殿)和尚迎入遊茶畢步至後山見巖壁上有安天彌陀詩句即隨口吟云

客至不煎茶 相看淡如水 白雲深谷中 穩坐浮生裏

周處士吟罷問和尚此彌陀何代人和尚曰安天彌陀像六朝宋時人常遊於僊苑中得巖石而合巖坐其中周處士聽了詩興發作和尚處借出筆硯向粉牆上揮又言律詩一首其詩云

萬里重山繞福州 南橫一道見溪流 天處飛鳥東西沒 塵裏行人早晚休 晚日春山臨古寺

浮雲老樹對高樓 那堪望斷他鄉日 只上蕭條白頭

南澗寺在烏石山之東梁大通六年居士蘇晉始充為之唐高宗二年建天王殿三年號南澗寺八年五月八月風雨雷電湧出佛像歐陽詹作記大觀中賜額建普明庵至明嘉靖間寺為豪門所蝕僅存屋數椽萬曆初知縣周簡光從里人請始復為寺不及半寺之面舊祀瘟神祈禱里人曾構亭臺其上

唐歐陽詹南寺詩云

春寺無人亂鳥啼 簾櫳陰磴僧僧迷 雲藏古壁龍龍像 苔沒庭臺處處塵 松竹冷青凝梵額

柳煙塵亂訝菩提 為耽寂樂親題侶 莫怪閒行寄馬蹄

周處士題南寺和陶詩云 白壁初修如兩卷 白南老先生之佳作 曾題數寺 僧增光彩 通出寺門 又遊南神

光寺 啟文問曰 寺名神光 是何出處 處士曰 此地乃本朝大中三年 監軍使王勉之等 池號南莊 捨為大雲寺

請賜額於朝 宣帝夢神人發光通曉 奏興之 勅額南莊 神光寺 說畢 隨進寺內 遊玩 登神光塔頂 詩云

起令啟文向寺內 僧出筆硯 託尾層塔門上 又題詩云

良匠用材為此塔 神光寺建得高名 風雲常與寺爭出 日月中時八面明 海水旋流侵園野

天文迴繞福州城 登臨頂上看塵世 暗裏人心醉太平

此塔在神光寺 修教應塔院 兩唐大中 觀察楊發 以舊塔 勅命僧鑿空 修寺 又塔七層 為報恩院 咸通九年

勅號神光之塔 乾符五年 災寇人封 明徐勣過神光寺詩云

寶刹摧殘蔓草煙 居民爭古方諸天 不著繁盛看荒落 恨我遲生二百年

又曰

破寺不堪遊 訪庵尚可投 披松還倚竹 舉目便悲秋 地僻門休掩 巖傾字未留 晚風花氣盡

吹上老僧頭

又陳亮登神光塔詩云

寶塔層層見 天燈面面紅 玉臺光至夜 紅燭幽當空 七級高張壯 千家遠望圓 朱欄光映月

金絳响鳴風

地禁逢元夕 重修開梵宮 游觀多士庶 登陟有文雄 共喜超羣品 應知仰六通 迷津如可渡

於此息微躬

却說周處士題了塔上詩即同子下塔送還筆硯信步登巖上山遊玩過凌霄臺天台橋坐禪石落葉坪浴鵝池華巖石般若臺不危亭石天蟠桃塢向陽峯天章臺靈巖薛老峯諸勝佳步對啟文曰早幾年登山遊過不見半點疲倦於今三十六景亦半走不動了就亭下坐片刻歇脚於是父子同坐於薛老峯亭下啟文問曰爺爺此薛老峯是何處周處士曰是咸通中候官令薛達與神光寺僧靈觀遊玩創此亭書薛老峯三字於石你去寺裡借筆硯我詩再題一首到寺中歇息啟文奉命來到寺中見了懶安和尚曰特來向大師借筆硯懶安曰想是令大人詩脾發作現在何處吟哦啟文答曰在薛老峯亭下懶安即令沙彌取出筆硯囑曰你將此筆硯同大相公送到薛老峯亭我隨後就到小沙彌捧了筆硯同啟文來到薛老峯亭下周處士接過筆硯在於壁上題了絕句一首正寫畢恰懶安走到後面叫曰周老先生若得句當浮大白周處士回着答曰俚句勿笑勿笑嵩等上人斧削懶安曰老先生之句無人敢改遂看而念曰

薛老峯頭三个字 須知此與石齋生 直教截斷蒼苔色 浮世人儕看始明

此峯至宋開運元年雷雨大作薛老峯三字剝立是年閑遂亡

懶安和尚念處士之詩極稱妙絕隨問今日題了幾處周處士便將題過南澗寺神元塔之詩念過懶安聽了曰勝迹再經周老先生一題倍增佳勝請到敝刹坐坐喫茶周處士曰不請亦要到遂同緩步至雙峯寺內在方丈喫了茶周處士因疲倦向小沙彌借出藤枕就在長凳上便睡啟文前欲玩看各處名勝忽懶安自進方丈見周處士熟睡謂曰周老先生齋堂于膳排便貧道來破却鄴連叫數聲周處士方開眼而醒大叫曰好奇夢懶安便問有甚奇夢請起來到齋堂漫漫說來詳解周處士起來洗手面喫了茶全到齋堂父子坐下懶安旁陪食了素菜飯完周處士曰今日如何作此奇夢懶安便問何夢周處士曰夢在海外遊玩至一處但是島嶼花卉叢秀石壁間寫有周氏後嶼四大字心中歡喜以為自己之別業賞玩不已樂而忘返突有數惡少

至砌折花枝弟呵之曰物各有主豈容人亂折耶惡少曰不但來折花枝還要砍頭首弟即被惡少綁縛住
隨將蘭桂拗折分貯三布袋又去打別花忽有三女子騎羊突出搶去三袋之蘭桂各懷抱羊背上上海上面
奔馳而去惡少追之不及甚竟將花卉砍壞無遺隨來殺弟弟問何事故答曰嵩來殺你如肯說從今
再不來殺則不殺你弟由字號是我生平所好要殺便殺要我改癖性不能惡少聞言一刀砍下弟知被砍追
尋惡少傷命二見五條大龍爭鬪海上惡少並無踪跡看空中風雲蔽野波浪掀天弟欲前進却被一妖魔狀甚
兇惡突來攔阻手持一銅錘打下弟大喊而辭此夢奇乎不奇祈代為詳解未知後來吉兇頓安曰社周夢蝴蝶
蝶雖幻是真貧僧詳老先生之夢境大闢先生之家世愚解石壁中字明明是先生身後之事蘭桂即子孫也三
袋即子孫婦也後來子孫遇難必有奇緣之夫婦前來搭救可保全也五龍爭鬪諒來必天下大亂至惡少
要先生改過癖性誠是要先生避影存形無管外事轉禍為福之讖也貧僧依夢直言祈先生諒之周處士大笑
曰前邯鄲一夢只覺一世今雙峯一夢竟知三世誠仙法不如佛法高也頓安欠躬答曰言重言重周處士曰
言也不重夢也不信聊作一部傳奇可也時歎已罷各散坐庭前見有五彩之大蝶在花叢中飛舞暫慕而
玩之倏至一黃雀將蝴蝶啄去周處士正在捧杯飲茶忙擲杯喊一聲曰被你啄去再夢不成矣即取筆於粉
壁上題云

夜宿花陰日舞晴 芳芳作隊體輕盈 可憐黃雀啄將去 從此社周夢不成

周處士題此詩句並不任意而願安怵惕愈甚不敢言即曰免前貧僧所詳之夢識鑒焉處士謬至於
天下度亂必先等安身之所現在黃巢作亂必迫至此莫待臨渴掘井先生何不念公子早當遠避周處士視和尚
笑曰怯之甚耶太平屬奸兇當遁之秋反亂乃忠梗出頭之日黃巢烏合之家安敢至此縱使至此亦何足懼是
之何為耶頓安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貧僧之意已決祈老先生預早計之周處士變色曰和尚貧生相死
不敢出頭即改鳥兔去躲莫管他人之事頓安又曰只恐縮頭容易出頭難周處士愈怒使拂袖帶子不辭而去

頑安送出門後陪者笑臉曰老先生休怒貧僧多言之罪僧見其去北鉢雲遊後會有期勿得記恨同處士
曰由你去誰來恨汝言訖匆匆而去頑安回至寺中眾徒亦問曰周先生既不肯去何勸之甚頑安曰只因前
晚托於夢後又識於詩再三勸之不信誠至天教難於挽回其奈之何我今日去雲遊如賊將至你們各須早
避隨將衣鉢付於大徒弟掌領眾僧又曰師父此去何時歸來病安曰似鶴如雲那有定期耶次日遂行且說
啟文全在雙峯寺豈不知父之夢與詩之不詳耶因和尚勸避不從即擔白之何敢再言至到家同父妻說去
際曰爺爺孩兒聞得山東黃巢反賊幾萬到處殺戮甚慘現在將近此地已有人挈家走避昨日和弟散我們
避亦甚好意爺爺如何當面擔白致相好隔鄰處士曰我平素最嫌人貪生怕死他偏如是如何不當面擔白
也誰念相好多年與他說錯得非便了至次日早飯後又帶啟文復至雙峯寺問懶安處僧答曰五更時已
雲遊去問去何處答曰不知周處士呵呵大笑曰佛法不如佛法高人未走賊他先逃怕死憑你去怕死牢騷還
我仍牢騷言訖出寺又在山遊玩至晚方回正是非為賊意何須避不盡家山總要遊再看下文如何分說

第二回 刺史無謀吳助聖壽

孫子有託周朴待策

却說彼時乃唐僖宗乾符二年鄭鑑為福州刺史當時無能門山東曹州人黃巢聚眾數十萬蜂擁衝天將軍
搶掠州縣至於廣東將至閩省勢如破竹各州將無一能禦殺戮甚慘鑑並無完城築塹練將操兵守戰奈
只是日夜修齋建醮拜懺念經祈禱虔召道士四十眾在於本衙內三官堂拜斗皇幟召和尚四十眾在於軍
衙外面千佛樓念千佛經所有僧道乃派定城廂內外各寺觀輪流來拜每三晝夜接替時福州僧道最多
輪流只輪一次該刺史逐日在二級壇拈香祈禱賊寇忽至此且不表先說聖泉寺僧來接念該寺離城二十里
之東山地佳境和尚名慧覺僧徒八十餘眾內有一頭陀名法濟不知何許人原是遊食丐兒慧覺喚來使
用與以袈裟經管諸凡皆可惟酒屢戒不收醉則行兇被眾僧逐出幾次皆慧覺挽回收進當日輪流念經先一

日邊要齊至城內伺候已派急經四十名僧衆先將經卷法器器物另派三個行者押帶去掛設壇此幫挑
去後再撥挑裝出門因時法濟不在開起庫房取裝裝則無有矣四處尋討法濟並無踪跡四十衆和尚因
無裝裝不得往去通衆皆訖定被法濟偷去當酒食無銀贖回人亦逃走去了即數十餘人分路尋尋尋了二
日一夜至次日將午而無踪跡城內刺史令經壇行者來催二次衆僧着急尋至山邊草窠內有一人脚露
出近前一看他原來食得爛醉臥於草堆內便將他扛抬回寺看衆環問裝裝何處去了連問數十次醉眼矍矍
答曰挑在大坑裡衆又問曰挑在那里某當酒食去法濟聞問答曰有當酒食醉到於今衆又問曰汝實說衆
裝在何處耶他又不答衆又推搡而問之法濟喝曰說了在大坑裡去取就是何問了又問衆亦大喝道汝不
說當酒食了如何不問耶法濟曰當酒是我當酒與汝們何干汝肯把銀借我當酒還酒債我代贖回便清楚
了多問無益法濟說完睜開眼誚曰汝們還在這里瞞未去念經該我衆欲再與盤較而法濟便合眼睡去再
叫再搖不醒慧覺從容對衆曰此時便將他剝作肉醬亦是無益既有看路趕緊去取念了經回來再說衆
忿然曰師父他說大坑裡在何處耶在於大坑裡北嶺坑裡今日已晚了再一往一回天大亮矣慧覺曰汝奈
何了務要趕去趕回今日即候明日不可再誤衆徒皆忿共言不應將此野花子收留弄得一寺亂紛紛衆
人正談論之際城內看經壇行者又趕來催對慧覺曰師父是何意見不去大老爺捻香等了一天無人念經
大怒令弟子趕來說如再不到作玩惡殃民軍法去治連寺都無頭衆人曰法濟把四十領裝裝盡偷去當酒
喫因無裝裝如何去得行者誚曰那四十領裝裝早在經壇裡誰說當去耶衆人曰汝在經壇裏睡覺怎
曉得未當去莫不是作夢耶行者曰我到不是作夢汝們不去還是在此作夢慧覺喝曰什麼汝夢我夢汝曉得
裝裝不曾當現在何處快說衆行者曰昨日弟子們三個押經挑到城內高阜樓上剎寺經尚未念完將經卷
等物於樓房安頓同他念完獻出來那二個師兄臥板凳上弟子下樓去開玩法濟兄坐在樓閣下倚着包
裏邊打盹喚伊醒問伊包裏是何物伊說是裝裝今因在此等候弟子因此與他同坐許久風送對面迎藍

堂前排着酒果之酒氣沖過來法濟兄口中流涎實忍不住將袈裟存兜裏天龍裏脫身面之衣衫向賣酒當
酒喫要弟子陪伊同飲弟子不會飲酒坐在陪伴至下午猶未見師兄一個來不知法濟兄喫多少乃盡夜當
押一壺了又一壺把酒桌一大盞酒喫得空空如也知其醉甚欲扶伊上樓去睡他說未醉要回去迎各師兄
公來伊竟歪歪踉踉去弟子因派有執事不得令去自思袈裟現在大龕裏了由他何處去睡亦不妨看樓
上都念完了遂將行頭排設等了一時辰不見師兄來督壇官令一人去趕有一時辰又看一人來催又不見到
大老爺怒甚傳令再着人去催如再違誤以軍法從事督壇撤去二人只有弟子一個再去無人看守其督壇
官上樓代看令趕緊去趕來弟子夜無合眼請問汝是做夢不是做夢家人聞說始知袈裟在兜藍龕裏廣
聽大坑裏眾口談論紛紛多說法濟言不明白之懊家人不原欲同去問法濟誰知他醒來爬起家人指罵曰
汝先前曾說挑在大坑裏當酒喫了來騙人悞了大事害得滿寺亂紛紛是何道理法濟笑曰兩截話汝作一
截說挑在大龕裏去取便是汝們的袈裟後說有當酒食了代我贖回是我自己的衣服今有師弟見過
袈裟有在大龕裡是否慧覺曰不告先去亦難辭答一則酒醉說話不明二則家人聽不了然大坑乃是佛龕悞作
山坑他自己衣服當酒悞做袈裟當酒今聞辯無益趕緊退城去大老爺於怒再着人來一寺不得生於是慧
覺率帶眾僧出門行有六七里遇着經壇行者路上對面喊曰不用去了慧覺駭而問故行者曰弟子趕回頭去
城內黃昏了剛至佛前誰知那樓下是紙札房火星落在房內霎時從樓門燒起一座大佛樓燒燬大爺
出堂有無燒人惟此日晚空無人念經只有弟子等三個在內看還入查前後皆差去催趕因無人看壇其
督壇官又去代看火封樓門走不出來惟他一人燒死在內我們所排設經懺等物一總燒去惟袈裟未上樓
放在兜藍大龕內未燒已使人挑回隨後就來慧覺聞之口呆目聘之位不能動過半時長嘆氣曰此乃不幸之
幸也天災即免不知官災能否聽諸造化罷了遂帶眾僧回靜室眾寺眾袈裟挑至慧覺點之無恙仍要交
法濟收管法濟曰不管不管將來又賴當酒喫那里淘氣得慧覺問他們賴汝我何曾有說什麼法濟曰野花

子不敢當此大經管一面說一面走開去了。慧覺見伊不管也就罷了。此且漫說。再說福州刺史鄭鑑正欲嚴究聖泉寺僧人如何抗拒。不到忽報黃巢賊兵呵刻來到鄭縣。計無所出。因無內眷。全家丁各懷財寶。至夜悄悄從後門逃走。刺史既先走了。百姓無主。各自奔竄。有一黃甲進士姓吳名鼎。字仲匡。世居凡仙山元龍林氏。生一男名大受。年方六歲。一女名青娘。字小荷。年十七歲。一個家奴名吳義家。道頗裕。吳進士為人端方。潔己林安。人德貌兼全。大受幼穉聰敏。吳義忠義誠實。青娘生得體態輕盈。眼如秋水。眉似春山。更兼性捨聰明。自幼喜弄筆墨。詩書尤精。易數又好談笑。父母愛之如掌珠。人盡美其才。貌佳人。吳進士見鄉里走賊。亦將家中細軟物件存於地窟內。預備乾糧。將衣服捲一布已帶着妻子並家奴望東而走。此且不表。却說周太朴處士在家不是吟詩。便是作賦。飲酒如思。得好句不論半夜三更。更輒高聲狂叫。驚動四鄰。擁問何故。他答曰。喜得佳句如萬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之類也。或出遊遇有觸景生情。則揚聲大叫。如子孫何處。閑有客松柏被人伐作薪之類也。狀類癲狂。人知其迂多戲弄之興。之笑謔。不怒。又呼為書獃。啟文怒甚。欲往斥之。朴則止之曰。豈豈犬狡交犬。但應常默。勿常狡。有何不美。耶。時外面紛紛挈妻邀子走。賊他竟不理。會啟文亮父並無動靜。問曰。爺爺賊寇將至。鄉鄰盡走。我們作何區處。哩。處士曰。伊不過烏合之家。來由他來。待他來時。以順逆大義。諷之。怕伊不退。啟文曰。狂賊兇惡。毫無仁義。朝廷以百萬之眾。不能禦敵。以致橫行天下。豈然我。們一言之理。何異螳臂當車。飛蛾投火。爺爺務早熟思。速避。勿批其逆鱗。自取禍殃。周處士因于再三勸喻。思且將他寄往別處。再作道理。答曰。汝欲避之家中。無甚物件。只有幾本破書。收存停妥。將門鎖了。帶汝去罷。啟文即收拾鎖了齋門。父子二人望東而行。當時賊兵由南而來。西北兩途皆大路。賊所必由。故城內走賊。多走東方。先說周處士有一友姓虞名少溪。家住離城三十里東山虞公庵。地方年過古稀。為人古道清介。妻早喪。子外商自在東禪寺內教幾個鄉村間子弟讀書。周處士帶子順途進寺。其學子生寺僧早已走散。惟大溪一人在內。忽見他父子進來。訝曰。賢弟外面走賊紛紛。還有心事。帶子遊玩。周處士曰。就是乞食婆走賊。跟人開哩。

少溪曰既是老賊不須忙且在此處等明日一同喬回泰山愚兄家中還有一罐老酒櫃中亦有米不至餓肚
子他門走賊我們回家豈不快哉周處士曰弟想不用遠去只可在此待黃巢到時前去見伊只用教言要他
速退如何哩少溪曰賢弟真迂也聞黃巢素與劉仙芝皆賊私黨為黃巢書不第與仙芝為盜遂至結實橫行
天下蘄州刺史裴度與仙芝約收兵大戰延請建成王為神策將軍仙芝深喜黃巢不從歐擊仙芝傷有流
血仙芝不敢受命遂大掠蘄州殺戮無數賊勢愈大幸有諺我們惠賜一言而退斷無此理周處士仰天嘆曰平生
所讀何書所學何事賊寇入境無敢一言聲云八世矣此語外提聽其所和且拿酒來與虞少溪與其交
久知其陸放蕩即時取出酒來三人坐大飲周處士嘗杯在手把要認賊之事即化於肚外去了許夜周處
士父子全少溪隔了一宵次日喚了早飯少溪收拾物件包一布袱鎖了蕭門三人望東而行行未里許因陸
對面有一牛被人趕逐跑過來將周處士撞跌於田中二人解得快幾手亦被撞跌彼時是七月初秋晚禾始
插周處士跌下使爬起來病身都污泥粘滿笑曰未飛在天先元在田且漫論還要回東禪寺洗換故文曰猿
兒同爺爺回去東禪寺洗淨了再來少溪亦要回周處士曰我自回寺洗淨就到汝二人不必同回少溪曰
務必就來免賢姪懸望周處士曰兄家之舊老酒弟亦欲與共消遣少溪即將已破解開取出衫褲並鋪墊交
與處士帶回即望東去了周處士接回帶水拖泥回到東禪寺關進書齋燒了熱水將身洗淨換了衣服將泥
水連褲掛在天井中面乾那日天陰未得快乾獨自無聊知有藏酒餘糧取出一人獨酌不覺天晚便住一夜
天未曉即起驚見西北有一道紫氣冲霄忙出寺望之起自金雞山中隨鎖了門尋至山登塔玩過表曰穴
是金雞將來必有王者興可惜脊背有傷雖興不久矣

金雞山在郢城之東秦時望氣者謂金雞之祥遂稱其為龍今為袁塚山之北名青城山巖巖西連甯山
周處士原不與賊因于所迫勉強同行今將子寄託有所正欲託改回頭恰好被牛冲跌田中遂得意回寺當時
酒了金雞山玉氣遠近咸見家家柴門鎖閉大街並無一人獨自拍手笑曰世間都是中禍之婦人何無一

人是男子耶隨步至開元寺寺門大開並不見一人前後遊歷上淨者一望正與五度山相對面視塔壁上可寫字遂拾一瓦片劃七字對云

塔級無燈留月照 寺門不鎖情雲封

題完集遺片走出寺到烏石山家中等張黃集

開元寺在芝山之南其地舊隸懷安今屬於閩縣閩王宮和運鐵三萬斤鑄彌陀像於芝山之麓下有古井深不可測

閩王恭題開元寺詩去

城裏青山間梵音 靈源高閣影沉沉 烏邊古樹人相近 象外飛花夕照陰 苔緣蕭廊竹履跡

月明空界印蓮心 自憐世上多氛垢 未得焚香禮佛終

角說周啟文隨虞少溪到了東山集公庵少溪兒子外出家中無人到家傳教讀暗內室關鎖外屋借與族人居住照看今回來開了內室存有糧米拂拭床榻椅棹少溪在內收拾教文出外遊玩看那登峰閣環使門前蒼松翠竹真是清幽所在

虞公庵在東山之麓虞寄隱處寄庵隱人吳道遠侯景之初走入閩省大壽四年閩刺史陳寶應謹拒命

告諫不聽遂逐東山寶應使人燒其屋虞寄安卧不動親近者將狀之出寄曰吾將何往不出縱火者自教滅之至寶應敗賓客皆伏誅文帝兄吳寄禮貌之辭高書書記閩人重之名其地為虞公庵無子以兄

之子世南嗣文少溪乃其後裔也

啟文避賊在虞公庵到十分穩雷惟父未至時刻張望不可見是寄跡孤身時不獲思親變眼望將穿欲知

啟文望父如何且聽下回分說

第三回 佛手賊走入家 山巖開洞藏嬌娘

且說歐史望了二日久，猶未到心甚不安，欲回尋討，因不遂曰：「今大人知有舊走酒在此，今自不來，明日亦跑來，何能尋得？」於是不同此，且度其走，竟無跡。妻于走到東山下，先到伊佃戶家中，他佃戶名李靈見了，但立到來，即取動接，送過了一日，靈見其是舊新日，公此處乃是總路，不疑縣賊之所，小人家亦要走避別處。今有一處，極邊僻清淨，請移步到那里安住。李靈士答好，隨帶妻子，跟李佃戶，緩步至山窩裏，見一座大叢林，即聖泉寺也。同進山門，地場廣闊，殿宇宏敞，殿至西廂，羅漢堂，佃戶指曰：「此處清潔，可以住得。」遂入安頓。李靈隨搬運米等物，停妥，辭別而去。過了一夜，吳進士早出山前山後一看，四面皆是削壁樹木，陰翳困翹，假使賊兵至此，前後無處尋走，是不作難中之事。而遂與妻子說知，即使家人吳義去喚李靈來，再覓居處。誰知李佃戶舉家亦走了，無處尋討。惟望他再來，相商，怕包被包好，等候。此寺起先只是吳進士一家居住，猶屬清淨，不過二日，提勇扶女，簇擁而來，犯一座大寺，住焉。噉噉開闢，無片清靜。吳進士不能耐煩，望佃戶不來，心急如焚。當家和潘仁慈亦無言說，誰謂此法當心中，以為男女流離，觸穢三寶，口裏喃喃走出，罵之不休。慧覺聞之，叫罵曰：「出家慈悲為本，方便為門，人避難至此，與汝何干？如再多言，我先將汝逐出，法濟被師責罵，不敢回言，退入自己房中，自歎自勵，到了次日，食得六齋，因師父罵伊多話，都不作聲，悄悄走出山門口，高聲喊曰：「賊從後山來了，還不快走。」耶寺內走賊之人，心本是虔的，以為真是賊，耳聾，走出，惟恐進步，嚇得吳進士魂不附體，吳義背了包袱，家奪門走出，可憐。林氏母女二人，離寺，鑽小本家，不出圍房，如此崎嶇之山，如何行得？只得咬着牙，狠勉強而行。走至巖後，面有數十人，叫喊賊來，快跑些。一陣飛跑，冲過將吳進士妻女冲散，但一路鄉村，聞知賊至，俱以為真，各鄉盡擄男帶女，逃走路上，不絕飛跑。吳進士喘息不定，坐在路旁，又冲散妻女，俟人將跑盡，望後面靜悄悄不見一人，自想是賊，豈無旌旗號炮，莫是陽言，一撥百動，遂不

走回頭尋討妻子幸喜吳義會跑走花叢大受先走回路險徑窄亦有相爭先跑者跌落坑下跌死者無數吳義忙退入巖邊歇息望後而似無賊影而賊未至人先驚走之悞遂回舊路尋討主人恰遇吳進士又去尋主母與小姐且說林安人被一陣飛跑冲散冲行又不能站又不能只倚樹縫中候人跑盡方坐於路傍啼哭吳義幸亦半着惟青娘並無踪跡吳義曰小姐不知走散何處如之奈何先須尋安身之地再尋小姐奴婢有一胞姪在大乘寺出家為監寺今隔十幾年未知在否請至大同主母公子且到白馬廟暫歇俟奴婢去大乘寺討胞姪休如在寺內不替我們無安身之所再不至如聖泉寺誤事吳進士應諾曰汝趕緊去即速回來相商吳義即將大受放下便跪吳進士攜着妻子到白馬廟坐等再說吳義來到大乘寺靜悄悄無人直至東廊有一小行者出來問曰你是何人來討僧人吳義答曰從前在聖泉寺有一清僧人在內否行者曰一清師父即是做當家吳義聽說姪兒做了當家心中大喜曰勞為通報說九仙山吳義來了行者進去叫出來了家師請進吳義進內見了一清各談舊事吳義就將主人走賊之實述了一遍一清曰叔父何不早到此別人不曾即是叔父之人須當保護吳義便問有否一清便帶吳義至內室揭開地板下有木梯同下去曲曲小徑直達山窩有山窩甚廣可容得三四十人家私什物俱備乃和尚存私之所吳義大喜出來趕到白馬廟內與主人說了詳細吳進士嘆曰早知有此好處不至失去嬌女隨帶妻子吳義到大乘寺進方丈會了一清各叙寒溫稱謝遂入地窖安身得了穩穩當當所在只是林安人啼哭嬌女好不悽涼吳進士同吳義各處尋討杳無踪跡那聖泉寺僧家不知何處去了只遺空寺矣再說吳青娘被人冲散硬跑許多路實在不能行了心中想再行到底行何處安身不免尋個所在歇息便將身閃進山縫恰好有一石巖二塊開一谷只容一人側身入去數尺曲曲望中間似是洞門大着胆再塞入內一看別有天地只見亭榭俱全花木參差又有房舍曲徑中多是榴花風來搖動花片亂落勝似桃源青娘玩了一回至洞門口有一片大石似可搖動心想將來掩住洞門甚好可惜力不能舉隨以手推之不意即動盡力推之將洞口掩閉駭甚以為無門可出又反推之即

開如故心中覺悟此乃天然機巧奴性命是他賊有十兵馬馬不難進此只是在中便了奈何仰頭一望船
中有一寶不重可摘即折下一顆在手覺清香無比即去其皮入口甜如糖密實娘大喜以此充飢只恨雙
親垂憐平最何方不知性命如何不能共在此處避難涕淚不止今日浸表且說黃巢尚在南海未至其賊將
先至各帶兵馬幾萬自漳泉興化一路下來擄掠七月十三至閩省分散四方內有將名郝豹由東路下營
先說周啟文在虎公庵望父一日過一日猶未至心中十分焦燥欲回去尋父渠不放直望五月不至諒來親
親命必休矣又聞賊將臨城急甚欲奪回將命扯來又怕又溪欄阻心生一計謂父溪曰父聞此山佳勝小姓
云遊覽何如父曰玩水遊山乃吾儕之樂事如何不可惟此山高險湏小心只在近處看看即回來喫干飯
賊文答曰願命使出庵悄悄轉過山邊尋舊路回不意被賊遇見拿去做有苗藥手下押豹帶一枝人馬潮湧
而來在郡城東山下安營在溪背山周圍張起帳篷戰戰如林有一小賊兵寨寨中統帶令請將軍今日齊
到城中會事明日再歸本部傳報進營郝豹吩咐頭目看守營寨便騎一匹烏馬帶幾百健卒向城內去了賊
將去後各賊俱分散擄掠財物殺人放火還有看守營寨的草寇結隊去搶劫只餘一座大賊營空無一

第四回 榴花洞佳人救才子 烏石山隱士統賊軍

却說賊將郝豹在東山下寨連營三三五五露那中軍帳就搭在溪背娘存身石洞前青娘在洞已二日了契了
幾顆石榴釐腳釐釐入於亭內睡了一日醒起來見滿庭月明如畫獨坐營中既思不知賊兵如何悄悄出去
探望一番隨推開石門曲曲塞出想頭一望見那帳篷圍繞光明如畫燈月相映看得清楚知賊已至心驚
胆寒方欲轉身忽聞那邊樹傍有人叫喚之聲回首見樹上縛有一人離洞甚近心中想必是賊賊拿來踏躡見
靜悄悄無一賊人遂走近前低聲問曰何人因何縛此那人以青娘為賊之妃妾答曰祇拿要虜賊賊來求娘